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一个人出现，像灯塔的光照进茫茫黑夜，
让你从此无所畏惧。

灯塔守望者的女儿

[加拿大] 珍·E. 潘德兹沃尔 著

苑欣芳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灯塔守望者的女儿

[加拿大] 珍·E. 潘德兹沃尔 著

苑欣芳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灯塔守望者的女儿 / (加) 珍·E. 潘德兹沃尔著;

苑欣芳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3

书名原文: The Lightkeeper's Daughters

ISBN 978-7-5086-9240-1

I. ①灯… II. ①珍… ②苑… III. ①长篇小说-加
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0151 号

Copyright © 2017 by Jean Pendziwol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Bent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灯塔守望者的女儿

著 者: [加拿大] 珍·E. 潘德兹沃尔

译 者: 苑欣芳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07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7-5731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9240-1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献给理查德

如此可爱是那湖的孤寂，
凄凉的湖，湖畔黑岩嶙峋，
湖边还有苍松高耸入云。

——《湖》

埃德加·爱伦·坡

(1809—1849)

目 录

第一部分·结尾与开端 / 001

第二部分·幽灵 / 125

第三部分·飞行的姐妹 / 229

作者后记 / 315

致谢 / 317

第一部分



结尾与开端

1

阿尼·理查森

黑狗拉布老了。它得了关节炎，在这条老路上吃力地摸索着前进。拉布小心地跨过树根，它肥胖的身子从云杉和白杨树干之间蹭过去。它的嘴边有灰色的斑点，鼻子时不时贴着地面，追寻主人留下的气味。

每天早晨，拉布和它的主人都会从锡尔弗岛上的小屋出发，穿过树林来到米德勃朗湾。起初，拉布还是条四肢细长的小狗。但是，即便在那个时候，在那么多年以前，它的主人就已经一头白发，胡子斑白，眼角爬满了鱼尾纹。现在这个男人和拉布都放缓了脚步，他们十分小心地挑选着落脚的地方，生怕僵硬的关节再次受苦。每天清晨，迎接他们的是破晓的第一缕淡橘色阳光。他们在朝阳下碰面，一种平淡的愉悦萦绕心头。他们知道，新的一天又要以这样的方式度过了。

拉布的主人惬意地倚在手杖上，那是一段多节松木。当初它

只是一根漂在苏必利尔湖上的木头，波浪将它打磨得十分光滑。在上完漆之后，这根手杖在他的作坊里散发着光泽。在上坡之前，他都不需要这根手杖；但到了快要上坡的地方，他会紧紧握住它，于是，这段木头便成了他身体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在山顶休息了一会儿，两条小路在这里会合，刚刚走过的路会入了一条更宽阔、更常有人走的大路。这条大路是沉睡巨人省立公园^①中的一条登山路径。现在，这座公园一片寂静。

这是一个神秘的地方，这座半岛伸进了苏必利尔湖。风、雨和时光，它们仿佛拥有魔法，将峭壁雕刻得轮廓分明，将山脊摩挲成现在的模样。浮出水面的陆地被冰冷的苍灰色湖水包围，看起来就像一个在摇篮中打盹的巨人。传说奥吉布瓦族^②的神灵纳尼比约曾躺在桑德湾口，他庞大的身躯逐渐石化，最后便一直留在这里守护着丰富的银矿。这个故事可能只是神话，但银矿却是真实存在的。为了获得这些财富，人们在苏必利尔湖地区建了许多深井，矿工们冒着湖水渗进来的危险奋力采矿。银矿不断发展，一座城镇随之而起，说是城镇，其实比村庄也大不了多少——城镇中有一些木屋、一家铁器店，还有一个商铺。但是，突然有一天，这面湖淹没了银矿，于是这个城镇中的一切都随之废弃了。几年后，这些房子的主人回到这里，他们抹去地板和桌上的灰

① 沉睡巨人省立公园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它的形状就像一个躺着的巨人，因此得名。——编者注

② 奥吉布瓦族，北美原住民族之一。——编者注

尘，擦亮窗户，把松了的木瓦装回原处，锡尔弗岛重获生机。每年都有一季是如此景象。现在，拉布主人一家世代代已经在其中的一个房子里度过了许多个夏天。在冬天，如果天气好的话，他们也会来这里度过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所以拉布的主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走这条路了。

拉布和它的主人开始走下坡路了，他们的目的地是岸边。拉布的尾巴在身后画着半圆，那个男人的手杖每隔一步就会在潮湿的地面上敲击一下，小路渐渐向湖湾蜿蜒，他的手杖落点也渐渐变成了坚硬的岩石。苏必利尔湖慢慢醒过来了，它抖落如裹尸布一般整夜覆盖在身上的薄雾。特罗布里奇和波菲利灯塔的雾号已然沉寂，它们在黎明前响了好几个小时，提醒那些被雾掩盖的船只注意前进的方向。伴着雾号声，那些船小心地穿过桑德湾，驶过沉睡巨人的脚，朝着皇家岛方向前进，然后进入苏必利尔湖的航线。逐渐升起的太阳和苏醒的风驱散了剩下的缕缕雾气，不祥的雾号警报被鸟鸣取代，这是鸟儿在为他们鸣曲。

然而，更适合当伴奏的可能还是警报声。

拉布的步伐加快了，因为它感觉到湖水离自己越来越近。它疲惫不堪，视线模糊，但它是拉布，湖水在向它发出召唤。它经过主人身边，在米德勃朗湾的岸上大步而缓慢地跑步前进，它从被湖水冲上来的杂物中叼起一根棍子。在最近的那次风暴中，浪花把一些杂物冲到了湖岸线以上，风暴过后，它们便留在那里。拉布沿着湖岸前行，沙上留下的爪印形成了一条小径，不过这条

小径很快便被湖水拭去了。

拉布的主人并没有落在很后面，但他们之间的距离也不算近；在他还没有踏上沙滩的时候，拉布就发现了那艘船。尽管拉布看得不大清楚，但是可以感觉到船的存在，将它与岩石、树木、沙滩、波浪区分开来。拉布站在水中叫着，嘴里的棍子掉进水里，随波飘摇。

那是一艘长约八米的船，木质的船体裂开了，左舷有缺口，帆脚杆随着湖水的起伏来回摇摆。湖水的波动先是让这艘船离开了布满岩石的水底，继而伴随着一阵战栗重重落下，循环往复。船的主帆还在，不过已经十分破旧了，正在不停地晃动。船底也漏了，湖水流进了船里。拉布的主人不用看就知道，刷在船尾的那几个花体字是“风之舞者”。

他奔向那艘船，沙滩拖拽着他的双脚；那串脚印不时被手杖底部的圆头打断，看起来就像是莫尔斯电码。湖湾很浅，但是远处礁石环绕，那艘船就停在那里。拉布不停地叫唤，他不予理睬，只是对着船大声呼喊，看看是否还有人在上面。他踏进冰冷的水中，朝着那艘船跌跌撞撞地走去，麻木的感觉顺着他的腿一点一点向上蔓延，仿佛要控制住他，但是他不在乎。他继续越过礁石向船走去，终于，他打着哆嗦费力地爬上了船。

他以前从来没有登上过“风之舞者号”，但是当他看到那破损的船舵和断裂的升降索时，记忆的洪流无情地将他淹没。他想起了小时候他们俩一起用浮木搭建的堡垒；他仿佛感受到了，在

沃克尔深湾钓鱼时钓竿那头的鱼用力把他往水里拉的那股劲儿，那是他们俩第一次单独驾驶那艘挂着斜桁帆的“甜豌豆号”小型帆船；他好像还尝到了啤酒的味道，他们俩曾经从一个野餐篮里偷出啤酒，然后拿到波菲利岛另一边的黑火山岩沙滩上一起喝了个精光。他听到两个名字：伊丽莎白和埃米莉。

“该死！查理！”他大声叫道，仰望着桅杆和破烂的船帆。他看到两只海鸥在天空中翱翔。“你到底做了什么？”

六十年了，他们已经有六十年没说过话了，波菲利岛着火那件事也过去六十年了。他见过“风之舞者号”很多次，听说过船长的故事，伊丽莎白的故事，还有埃米莉的故事。但是他和查理早就不说话了，这本来是一种解脱。虽然他们当时并没有恶意，但那件事让他一辈子都无法释怀。这么多年来，他没有一天不被它困扰。

这位老人抓着桅杆上的系缆墩保持平衡，他透过舱梯向下面的船舱看去。水面上浮着一个坐垫和一顶棒球帽。海图桌上堆了一摞书，包裹它的帆布松了，绑书用的绳子搭在一边。

他坐在舵手的位子上。拉布终于安静了下来。天空中偶尔传来几声鸟鸣，打断了他的思绪，除此之外，还有风和湖水的低语，以及这艘船嘎吱嘎吱的抱怨声。查理·利文斯通不在船上。

“风之舞者号”现在毫无生机，只有一盏煤油灯还在坚强地闪烁着微光。这盏灯被绑在帆脚杆上，像一座灯塔那样闪耀着。

2

摩 根

真是浪费时间。一群自以为在做善事的人坐在一起凭空设想愚蠢的政策。“我们正在探索……”他们把这叫什么来着？“恢复性改造。”他们会说自己已经努力了，已经满怀怜悯地慰问了一些地位低下的穷人——看啊，我们多么伟大，多么有远见。这些人沉醉于自己的小世界里，他们的孩子彬彬有礼——上学，做作业，不吃垃圾食品，呼吁人们解决非洲的饥饿问题，加入篮球队，在每周六晚回家的时候绝不会喝得神志不清。他们会拍着彼此的后背说：“看啊，我们是多么称职的父母。看啊，我们是多么优秀的公民。”真希望他们有自知之明。

就让他们将伤口缝合，引导我走上正途吧。我会道歉，然后装装样子，假装接受他们的同情和怜悯。真的，这不是我的错。这个社会让我失望透顶。

真是浪费时间。

他们搜了我的背包。在去麦当劳之前我就应该把它丢掉，或者至少丢掉那些喷漆罐。怎么为自己辩解也没用了。“不是的，警官。我没去过博雷尔养老院。不，警官。涂鸦跟我没关系。那些罐子不是我的。它们是我朋友的，我只是帮他拿一下。哪一个朋友？哦，嗯……他不在这里。”

浑蛋。没有一个人帮我说话。他们都低垂着眼睛，用吸管喝着健怡可乐，脸上也挂着他们父母特有的那种居高临下的表情。“真可怜。你忍心责怪她吗？”

他们显然可以。

他们把我带回家的時候，我敢说劳丽气坏了。她把我教训了一顿，说她非常“失望”之类的话，我边听边翻白眼。大概一年多以前，我搬到这里与她 and 比尔一起住。他们表现得好像非常关心我一样，然而我一点儿也不感动。他们不是我的父母，我也没兴趣假装他们是。我不会在这里待很久。他们的房子里住过不少孩子，我只是其中之一罢了。

公共汽车摇摇晃晃地朝一栋不规则建筑物前的车站开去，车还没停稳，我便在博雷尔养老院前下了车。我独自一人站在街上。街道很安静，路两边种满了行道树，阵阵冷风朝我袭来。一团团落叶在路边翻转。我跟着它们在人行道上走着，一直走到了门口。

上帝啊，我讨厌秋天。

* * *

门是锁着的，我用力拉了好几下才发现门边有一部对讲机。这里的门当然得锁起来了。这里面住的可都是有钱的老人，他们请得起私人护士、全职厨师，住得起河边的房子。他们好像很厉害似的，其实可能连早上吃了什么都不记得。我按下了对讲机上的呼叫按钮，机器那头传来了嘈杂的声音。我完全听不懂对讲机那边的人在说什么鬼东西，但我猜他们是在问我的姓名。

“我是摩根。摩根·弗莱彻。”

过了好一阵子，门发出了嗡嗡的声音，门锁“咔嗒”一声开了。

我找到行政办公室，在门前站了一会儿，然后抬起手在没关严的门上敲了几下。一位中年女子坐在办公桌后面，随意地翻着文件夹。

她眼皮都懒得抬一下，说：“坐下吧，摩根。”

于是我挨着椅子边坐下，等待。桌上的那些文件几乎要把她的名牌给淹没了，那张名牌上写着：安妮·坎贝尔，注册护士，执行理事。我猜她马上就要对我进行“恢复性改造”了。

“好了。”坎贝尔女士叹了口气，打开了手中的文件夹，“你是摩根·弗莱彻。”她把眼镜拿掉，放到桌上，“我明白了。”

我知道她明白什么了。她只是明白她想明白的，看到她想看到的東西而已。她看到我的黑色的直发，我的头发在染过以后就

像午夜的颜色。她看到我灰色眼睛周围的深色眼影，我身上的紧身牛仔裤和黑色长靴，还有我耳垂边缘的那排银色耳钉。她看到我原本就白的脸被我抹得更加苍白，还有我鲜红色的嘴唇。但是她看不到我可能有那么一丝恐惧。我不会让她看出来的。

我懒散地靠在椅子上，双腿交叉。就是这样。很好。

坎贝尔女士打开文件夹。“好吧，摩根，当社区义工，对吧？这里说你已经答应在我们维修主管的指导下清除涂鸦并协助今后的维护工作。”她又看了我一眼，“接下来四周，你要在每周二和周四放学后来这里。”

“嗯。”我一边用脚尖轻轻踢着桌腿前端，一边打量着我的手指甲。它们被涂成了血红色，就像我的嘴唇一样。

“我明白了。”她又说了一遍。坎贝尔女士顿了一会儿，我知道她在研究我。我知道那个文件夹里是什么。我不需要她来评价我，更不需要她的怜悯。我把注意力转移到档案柜顶的那株吊兰上。她又叹了口气。“好吧，那么，我想现在最好让你认识一下马蒂。”她把那个文件夹留在桌上，那里面装着我的过去。我别无选择，跟着她来到走廊。

马蒂年纪很大了，但是还没有老到和住在这里的人一样。他让我想起了没有胡子的圣诞老人，因为他那圆滚滚的肚子，还有红色的吊裤带。他的眉毛雪白浓密，蜷成一团，又仿佛有生命一般，朝着各个方向生长。这些眉毛好像在努力弥补头发的不足。他的头顶秃了，头发很稀疏，但有一些乱糟糟的头发，从一只耳

朵搭到了另一只耳朵。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两团眉毛下的眼睛：蓝得那么摄人心魄，那种蓝是寒冷冬季中天空的颜色。

马蒂坐在他的办公桌前，那是一张老旧的牌桌，有一边抵到了库房的墙上。桌子上放着一摞报纸和一本书，书的封面是一幅画，画上有几位舞者。我认出了这幅画的作者：德加。他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画家。我看过一本很旧的书，里面收集了所有印象派画家的画，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德加。马蒂可能在用这些纸擦油漆刷。

坎贝尔女士说：“这是摩根。”

他站了起来，调整一下吊裤带，用冰蓝色的眼睛注视着我，直到我承受不住他的目光，将视线转移到脚边的瓷砖。

他点点头说：“摩根，我一直在期待你的到来。你最好穿上工作服。”

坎贝尔女士转身离开，没再说一个字。

我有一种感觉，在这个地方，跟马蒂接触的机会可能更多一些。